

緬懷華人聖經泰斗——房志榮神父

文：段春生神父

今天（2021年3月2日）午飯後，休息了半個小時就醒來了。劃開手機，首先撲入眼簾的是房志榮神父的遺像，不禁愕然，繼而讀到了房神父去世的訃告，更是悲從中來。房志榮神父是華人聖經學的泰斗。他於1926年11月23日生於安徽省貴池縣，1952年1月6日於西班牙撒拉曼卡入耶穌會，1955年6月28日於西班牙 Palencia, Carrión de los Condes 領受司鐸聖職，1963年他於羅馬宗座聖經學院獲得了聖經學博士學位，是華人第一位聖經學博士，1965年2月2日於菲律賓碧岳聖博敏神學院矢志未願。

此後，房神父幾十年如一日，在輔仁聖博敏神學院執鞭育人，筆耕不輟。房神父是一位多產作家，寫了數量驚人的關於聖經、靈修方面的書籍、學術論文，以及眾多的雜談文字。認識房志榮神父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個綽號“房老”。當大家稱呼他房老的時候，他格外開心。

我與房老的初次會面是在九年之前。2012年暑假，我應邀在台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訪問研究。結束後，我到了仰慕已久的輔仁大學，在輔大毗鄰的聖博敏神學院見到了鼎鼎大名的聖經學家房志榮神父、知名神學家張春申神父以及故友谷寒松神父。三位大師都是令我景仰的教會學者。他們不僅是學識淵博的大師級人物，而且也是德高望重、引人走向天主的神師。

那次，我在聖博敏神學院待了三天。每天吃飯時與房老、張春申神父等一起聊天，獲益甚多。一次，房老指著行動不方便的張春申神父對我說：“在學習和工作的時候，要注意運動，不然就會像張神父那樣疾病纏身行動不便了”。房神父和張神父是同齡和同事，二人一起教學多年，合作無間。張神父除了教學，整天都泡在書堆里，筆耕不輟地寫書，沒有做體育運動，由此損耗了自己的健康。房老則不然，除了教學、做研究、寫文章之外，他每天午飯和晚飯後各走半小時的路，如此堅持每天一小時運動，使得他的身體相當的健壯。他八十六歲高齡時，依然健步如飛，講起話來鏗鏘有力。他對我說，許多和他年齡相仿的同事都已相繼離開了人世，有時他到故人的墓前憑吊，感慨地說：“如果你們重視鍛煉身體，就不至於這樣早就走了。”

第二次見到房老時，是在2014年9月間，是我在意大利米蘭天主教聖心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，應邀到了輔仁聖博敏神學院教學，同時在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做博士後研究。時隔兩年後，再見到房老時，他依然精神矍鑠，身體很硬朗。每天晚飯後，我在輔大校園散步時都會遇到房老踽踽獨行，他邊散步邊念玫瑰經。他幾十年如一日，風雨無阻，他款款散步的身影，成為輔大校園一道亮麗的風景線。

有一次，我就自己研究的主題中關於聖經翻譯的問題請教房老，他如約來到神學院客房，在聽了我的研究報告後，他首先對我的研究表示欣賞和讚許，接著詳細地解答了我的問題，並鼓勵我在教會學術的道路上不斷努力，“做學術，就要經得住孤獨，耐得住寂寞。”

房老於聖經學上的造詣，無論是在學界還是在教界，都贏得了普遍的讚譽，是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聖經學家公認的聖經權威。早在 1967 年，他就曾作為天主教聖經專家的代表赴香港，與基督新教的聖經專家進行了熱烈的研究和討論，試圖解決天主教和基督新教關於聖經譯名的問題。這次討論由於分歧較大，只得擱置下來。第二次討論是在 1987 年，雙方聖經專家學者再次相聚於香港，一起討論聖經的譯名問題。此次房老又是作為天主教聖經學者的領軍人物與會商討，並拍板定音。雖然雙方就聖經譯名問題達成了共識——在聖經中用“上帝”代替“天主”，用“聖神”代替“聖靈”——但雙方教會團體由於各自的傳統和習慣，一時難以實現就聖經譯名問題所達成的共識。

我在新加坡時，曾聽當地教會友人向我談到了房老的很多故事。新加坡基督新教相當開放，曾多次邀請房老去新加坡講聖經，而且頗受歡迎。

房老一生獻身教會，獻身聖經教學和研究，獻身文字福傳，同時，也致力於推動各地教會團體普及聖經的閱讀和信仰的紮根的運動。為此，他寫了大量的聖經注釋和主日福音釋義的文字。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幹。房老為中國教會培養了很多人才，可謂桃李滿天下。

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房老的離世，不單是耶穌會痛失巨擘，也是我們整個中國教會的巨大損失。

走筆至此，言不盡意。請眾教友為房老祈禱，也請他在天國為中國教會代禱！